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晉陵蔣仲舒編

五代 前後蜀

王後主衍 字化源建幼子小徐妃生也建聞成都徐氏二女並有國色納後宮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衍繼位册貴妃爲太后淑妃爲太妃衍好私行往往宿於娼家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去恐人識之乃禁百姓不得戴小帽

蜀主衍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胭脂夾臉號醉粧衍作醉粧詞云者邊走

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盃酒、衍伶官家樂侍燕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云一段聖琉璃

蜀主衍嘗宴怡神亭婦女雜坐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越數日遊浣花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卽時還宮重賜宴羣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今已空萬條猶舞

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是楊花入漢宮侍中宋光凖咏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於是罷宴衍荒於游幸乃造平底大車下設四卧軸每軸安五輪牽以駿馬騁去如飛謂之流星輦

蜀主衍與其母太后太妃同禱青城山謁先主建鑄像及玄都觀金華宮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刻石太后詩曰周游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

暫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景靈夢魂猶是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

張蠙唐末登第避亂入蜀蜀主辟爲金堂令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云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問寺僧僧以蠙對乃賜霞光牋令寫詩以進蠙進二百首衍善之召爲知制誥宋光嗣以蠙輕忽傲物遂止

後唐同光三年唐師滅蜀蜀主衍降唐唐主召蜀舊臣王鍇等賦蜀主降臣唐詩鍇等咸譏其荒淫惟中丞牛希濟詩曰滿城文武欲朝天不覺隣師犯塞烟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唐主曰希濟不忘君親忠孝也賜百段

初建僭立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論官府人家寺觀

遇郎汎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建末年於諸處寫六字云水行仙怕秦川後衍秦川之禍方悟水行仙郎衍字耳建初爲禁軍都頭與其儕於僧院擲骰子六隻次第相重自幺至六人共駭之

釋貫休姓姜氏字德隱蘭溪人與齊己同時石霜道價甚高年壽亦高詩有太粗處晝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人譏作失猫詩此類是也

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水詩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爲

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
傾貞白自謂無瑕以示貫休貫休令更一字貞
白揚袂去貫休度其去必復來因書一中字於
掌中握之以待有頃貞白果復來欣然曰得之
矣可更此波爲此中也貫休展手示之遂定交
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
措以戲調一日因舞轡於通衢貫休馬忽墜糞
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徐曰大還

丹大還丹

貫休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愛其詩諭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與相見貫休冒然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閒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遂杖錫去

貫休避地渚宮荊帥高氏優待之舘於龍興寺會有謁宿話時政不治乃作酷吏詞以刺之云霰雨灂灂風吼吼如㪚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歎自語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吳姬唱一曲等閑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饑其族所以祥風不來和風不復蝗兮螽兮東西南北逐離荊門立趨井絡

貫休工篆隸在荆渚日成中令問其筆法曰此事
須登壇而授詎可草草成怒遞放黔中因爲病
鶴詩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
貫休入蜀以詩投蜀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
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
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歈陳貢愧非才自慙
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常
呼爲得得和尚

蜀主建二年春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侍坐貫休欲諷之乃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

赤旃壇塔六七級白菡萏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石霜和尚舉以問貫休曰如何是此心貫休不能荅石霜曰汝問我荅

貫休即問之石霜曰能有幾人知。貫休畫彌勒佛朱坦坦居

士贊曰即此布袋非此布袋不爲聖凡不立行

解兀兀騰騰處處在在拄杖挑來踢與君天上

人間更無外岳河七歲亦有贊曰行也

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

韋莊字端已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舉唐乾寧進士後相蜀

韋莊應舉時遇巢寇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

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公卿多垂諱莊乃諱

之時號秦婦吟秀才

杜荀鶴曾得詩一聯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

韋莊云我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

韋莊以才名寓蜀蜀主建遂覊留之莊有寵人資質艷麗兼善詞翰建聞之託以教内人爲詞強莊奪去莊追念悒怏作謁金門詞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姬後傳聞之遂不食卒

韋莊爲蜀管記時一縣宰乘時擾民莊爲建草牒

云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時以爲口實

韋莊感懐詩云長安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棊花間醉任黄鸎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車或謂此詩包括生成果爲台輔

韋莊㓜時常在華州下邽縣僑居多與鄉巷諸兒

會戲及廣明亂後再經舊里追思往事但有遺蹤因賦詩以記之曰昔爲童稚不知愁竹馬閒乘遶縣遊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招他邑客來還醉纔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無處問夕陽衰草盡荒坵又送炎逢李氏諸昆季賦感舊詩曰御溝西面朱門宅記得當時好弟兄曉傍柳陰騎竹馬夜隈燈影弄先生巡街趂蝶衣裳破上屋探雛手脚輕今日相逢俱老

大憂家憂國盡公卿

盧延遜亦名延讓仕蜀爲給事中

盧延遜業詩二十五舉方得一第其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犬刺店門開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租庸張相與成中令每稱之又曾獻王先主建詩有栗爆燒氊破猫跳觸鼎翻後建冬夜與潘峭平章邊事旋令宫人燒栗俄有數栗爆出燒繡褥時建多疑嘗於爐中燒金鼎命二妃

親侍湯茶是夜宮猫相戲悞觸鼎翻建良久曰栗爆燒氊破猫跳觸鼎翻憶得盧延遜卷有此一聯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中拜工部延遜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

唐御食紅綾餅餤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遜等二十八人宴於曲江敕太官賜餅餤凡二十八枚而已延遜既入蜀頗爲蜀人所易嘗有

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餤來

盧延遜初投贄吳子華融其苦吟篇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覔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着者之乎子華讀至末二語笑曰上門罵來

牛嶠字松卿隴西人自云僧孺之後唐乾符進上王先主辟判官後爲給事中

牛嶠詠紅薔薇云曉啼珠露渾無力繡簇羅襦不着行若綴壽陽公主額六宮爭肯學梅粧壽陽公主

宋武帝女也人日臥梅花閣下有花飛貼額上拂不去洗之三日猶香自是宮中效之有梅花粧

牛嶠望江怨詞曰東風急惜別花時手頻執羅幃愁獨入。馬嘶殘雨春蕪濕倚門立。寄語薄情郎粉香和淚泣。

顧夐

先主起自利閬號親騎軍此從各有名號夐戲造武舉牒謂侍郎李㐌㐌下進士及第三十餘人姜癩子張打胷李嗑[illegible]李破肋李吉了郝牛屎陳波斯羅蠻子試亡命山澤賦到處不生草詩一時傳以為笑

王先主通正元年四月有狐據于寢室鵂鶹鳴于帳中又有大禿鶖鳥颺于摩訶池上顧夐時爲小臣直內庭潛吟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瑞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

未幾先主卒人以爲禿鶖之應

顧夐有荷葉盃五闋其詞曰春盡小庭花落寂寞凭檻斂雙眉恐教成病憶佳期知摩知知摩知

記得那時相見膽鸇鬢亂四肢柔泥人無語

一不擡頭羞麼羞羞羞麼羞　夜久歌聲怨咽殘月
菊冷露微微看看濕透縷金衣歸麼歸歸歸麼歸
金鴨香濃鴛被枕膩小髻簇花鈿腰如細柳臉
如蓮憐麼憐憐憐麼憐　一去又乖期信春盡滿
院長莓苔手挼裙帶獨徘徊來麼來來來麼來
顧夐玉樓春詞曰月照玉樓春漏促颯颯風搖庭
砌竹夢驚鴛被覺來時何處管絃聲斷續　惆
悵少年遊冶去枕上兩蛾攢細綠曉鶯簾外語

花枝背帳猶殘紅蠟燭　柳映玉樓春日晚雨細風輕煙草軟畫堂鸚鵡語雕籠金粉小屏猶半掩　香滅繡幃人寂寂倚檻無言愁思遠恨郎何處縱跡狂長使含啼眉不展

楊玢 蜀尚書靖恭諸楊也

楊玢隨蜀主衍歸後唐以老致仕長安舊居多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

含元殿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侯繼圖 蜀尚書

侯繼圖嘗秋日於大慈寺樓上倚闌忽秋風四起有大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爲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侯貯巾篋五六年方與任

氏爲烟常念此詩任氏曰此此是妾作在左綿時書此爭得在君傒以今書校之業上無異

李廷璧應舉二十年方於蜀中策名

李廷璧嘗爲舒州軍倅其妻猜妬一日鈴閣連宴三宵不歸妻達意云來必刄之乃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迹因詠愁詩曰到來難遣去難留着骨黏心萬事休潘岳悶緣生鬢裏婕妤悲色上眉頭長途詩盡空騎馬遠鴈聲初獨倚樓

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鉤

黃崇嘏 臨邛黃使君女也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

黃崇嘏初偽作男子以詩謁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椽吏事明敏胥徒畏服庠愛其才欲妻以女崇嘏以詩獻云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椽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得詩大驚問之乃

知黄使君女原未從人與老嫗同居云

蜀孟主昶字保元母李氏本長公主媵也嘗夢大星墮懷以告主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昶

蜀主昶游浣花是時蜀中富庶夾江皆𢿙亭榭都城士女傾遊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未及此也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

善之

蜀主衆令羅城上盡種芙蓉每至秋時盛開四十里皆鋪錦繡高下相照翹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眞錦城也張立作詩諷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妝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亂立又爲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

青城費氏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嘗與夜起避暑摩訶池上昶咏玉樓春詞曰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　起來瓊戶啟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在王衍時坐游燕汙亂亡國莊宗平蜀後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遣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宋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而昶遂歿宋祖後亦惑之嘗造毒屢爲患不

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不納一日從獵於苑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射走獸忽回射夫人中箭死

蜀主昶相見歡詞云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

花蕊夫人號能詩嘗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其酷似建詞者有云廚庭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膾偏從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

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
含羞急過御床前

花蕊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書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

蜀主昶歸宋未幾卒花蕊夫人隨輦入備後宮心

嘗憶祖悒悒不敢言祖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乃自畫祖像以祀復佯言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詰其姓遂假張僊因歷言其成僊後之神異宮中遂多奉以求子、翌日宋祖召使陳詩益因有疑於張仙夫人乃誦去國詩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亦自見其情也太祖大悅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起此按張仙名遠

霄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

蜀末亡前歲除日昶令學士辛寅遜題桃板于寢門以其詞末工乃自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乃宋祖誕聖節名也

僧可朋丹稜人少與盧延讓爲風雅交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歐陽炯以比孟郊賈島

僧可朋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以詩賜之自號醉髡有句云虹收千嶂雨潮弄半江天又詩因試

客分題僻棊爲饒人下着低一時以爲警策
僧可朋嘗讀滕王閣詩謂守者曰詩總不佳何不
除却守曰僧能佳乎卽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
滿空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
歐陽烱命同僚納涼于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
方歡適寺外皆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腰鼓
以適倦僧可朋作耘田鼓詩以贄烱曰農舍田
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爲鼓一何樂兮一

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饑不寒。上下一般。烱見詩遽命撤飲

歐陽烱 烱與毛文錫鹿虔扆韓琮閻選俱工小辭事孟後主時號五鬼

歐陽烱玉樓春春睡詞曰日照玉樓花似錦。樓上醉和春色寢綠楊風送小鶯聲殘夢不成離玉枕。 堪愛晚來韶景甚寶柱秦箏方再品青娥紅臉笑來迎又向海棠花下飲又詠美人夜醉

菩薩蠻詞曰曉來中酒和春睡四肢無力雲鬟墜斜臥臉波春玉郎休惱人　日高猶未起爲戀鴛鴦被鸚鵡語金籠道兒還是慵

毛文錫醉花間詞曰深相憶莫相憶相憶情難極銀漢是紅墻一帶遥相隔　金盤珠露滴兩岸榆花白風搖玉珮清今夕爲何夕

鹿虔扆臨江仙宮詞云金鏁重門荒苑靜綺窻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

風。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歐陽彬 衡山人

歐陽彬博學能文。蜀主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誠嘉。

歐陽彬家夜宴。賦生查子曰。竟入畫堂。權入夜重開宴。剪燭蠟烟香。促席花光顫。待得月華來。

蒲院如鋪練門外簇騈騮直待更深散

李昊 前後蜀降表皆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李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百數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

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郎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卸即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艶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終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五代南唐

烈祖昪初冐姓徐名知誥晉天福二年即位金陵國號唐尋復姓李更名昪

李先主為徐溫養子年九歲詠燈詩云一點分明值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溫歎賞遂不以常兒偶之

李先主初有禪代之志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

鷲旦將斬之僧對云夜來偶得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上天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喜而釋之

李先主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坐昇舉盃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惟齊丘與

諜

李先主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臼子油但呼烏舅桼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時馬廐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掇過我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奴正好作對

元宗璟烈祖長子後避周諱更名景神彩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邇識東朝官家南岳真君不如也

李嗣主賦春恨浣溪沙詞云一曲新詞酒一盃去

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又春恨帝臺春詞云芳草碧色萋萋遍南陌飛絮亂紅也似知人春愁無力憶得盈盈拾翠侶共攜賞鳳城寒食到今來海角逢春天涯行客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偷滴謾遍倚危欄儘黃昏也只是暮雲凝碧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還問鱗鴻試重尋消息

李主景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景悟覆盃厚賜金帛（景於宮中作百尺樓衆皆嘆美蕭儼獨曰恨樓下無井李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

王感化初隸光山樂籍後入金陵教坊李嗣主宴苑中有白野鵲飛集李主令賦詩應聲曰碧山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李主大悅因手寫所作浣

溪沙二闋賜之其詞曰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欄杆　手捲真珠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　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上之後主賞賜甚優感化建州人少聰敏未曾執卷而多識善為詞建州節帥萬代踐刑感化前獻詩曰旌旆赴天臺溪

山曉色開家悲更喜迎佛送如來又題怪石一聯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為道士羊

後主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拄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曾微行娼家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歸宋後與金陵舊宫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有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宫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内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焉

李後主天性友愛初即位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留質不還每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

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

李後主搗練子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詞名搗練子即詠搗練乃唐辭本體

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嘗賦玉樓春宮詞曰晚粧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閑重按霓裳歌遍徹 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清

未切歸時休照燭花紅待放馬蹄清夜月

宋師發江陵次采石進取。江南李後主謀拒之時邀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内作偈諷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未幾宋師渡江

樂曲有念家山李後主親演其聲為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

其詞曰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金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

李後主附宋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賦虞美人詞曰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時後主在賜第七夕

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有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遂併坐之故有賜牽機藥之事云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

李後主又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故臣聞之多泣下者

未幾下世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一清癯道士爾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探釋氏未達誤有所見今為獅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閑驚濤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讀之隨身厭戚

宋齊丘饒洞天薦於李先主時困於逆旅隣娼魏氏女竊賂遺數緡獲蒲管幅遂克授贄先主一見賓以國士

歙人汪台符能屬文李先主善之宋齊丘疾其才高屢為謗訾台符由是不平齊丘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

次稱字齋丘大㪿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蚵蛂磯下

宋齊丘相李先主昪嗣主璟二世皆為左僕射璟尤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為繒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畧云千秋載籍願為知足之人。九朵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不許

李嗣主一日於華林園試小妓羯鼓召宋齊丘同宴齊丘獻詩曰切斷牙牀鏤紫金最宜平穩玉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為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輕璁孤鶴噪枝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將軍好用心

譚景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丘托序之行世齊丘將酒灌之沉湎以牛皮裹縫抛於江中後為漁人所獲剖開見先生瞌齁齁不止與之

頗又方覺乃曰宋齊丘奪我化書墜我于江今天下頌行矣齊丘何在因留詩化風起去不見詩曰綫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前譚景昇名峭節紫霄真人也任廬山棲隱洞其徒百人有道術隣僧嘗於溪滸創亭宇且為礩石所阻致工百倍不能平之而紫霄往見曰此易耳以指捻訣含水噀之命撾其石應手如粉後主頻信累辟至建康賜以道號階以金紫比蜀杜光庭皆讓而不受

陶穀使南唐因書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西川狗

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云西川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包兒瓜子也御厨飯官食也乃獨眠孤館四字

李建勳（隴西人仕江南為丞相）

李主景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及歸拜司空累表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書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尤不作郡敢作司徒李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

口求退於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期一詔而起時論薄之或有以建勲比宋者因為詩曰桃花流水雖相似不學劉郎去又來

沈彬字子文嘗夢着錦衣貼月飛識者謂身不入月不及第果然南遊嶺表二十餘年回吳中仕江南為吏部郎中致仕

沈彬少孤西遊以三舉為約洪州解至長安初舉納省捲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客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悞金鞭忽轉頭第

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颯九天秋王母朝迴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翻簫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卻憶上清遊第三舉納省卷贈劉家一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疎不隨世祖重攜劉卻為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銷舊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于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時象孤寒三舉無成主司覽彬詩其

年特放象及第

李主昪移鎮金陵旁羅隱逸沈彬赴辟知其欲取楊氏因獻山六圖詩曰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覽之而喜

孫魴有夜坐詩為時所稱李建勳因置于齋中俟沈彬至乃問云魴詩何如彬曰田舍翁火爐頭語何足道也魴聞而出誚彬曰何誹謗之甚彬曰子夜坐句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

舍翁爐上作而何閤坐大笑鲂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鲂往依之鲂為詩援遂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鲂父畫工也王徽為中書令人草鲂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顏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鲂終身恨之

沈彬將八十近居阜上手植一木可數拱戒諸子曰必葬我此地及卒子孫如其言伐木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上刊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椰一所復見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獲一銅牌上有鑄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

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道士沈廷瑞彬之子也性坦率嘗造一縣宰宰方治訟而廷瑞至宰戲之曰沈道士何時成道廷瑞應聲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宰大慙

李家明 元宗時領樂部

李家明善滑稽為諷詠嘗從元宗遊後花登臺見牛卧樹陰下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上絕云曾

遭寗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背斜陽嚼枯草。而今問喘更無人。元宗稱善，左右皆免冠謝。

李氏初養於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元宗繼統，用宋齊丘言，無男女少長皆殺之。齊丘只一子，輙卒。逾月慟哭不止。李家明曰：臣能止之。乃作大紙鳶，大書其上云：欲與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作計謨。一箇孩兒挨不得，上皇百口合何如。

乘風吹之度至齊丘家遂絕　其纜齊丘見之大
慟遂輟哭

李主璟於後苑命臣僚臨池而釣諸臣屢引釗數
十巨鱗惟璟無所獲家明乃進口號曰新甃垂
釣興正濃御池春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
知道君王合釣龍璟善之

李家明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
多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家明應聲曰龍舟

輕漾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慙俛首而過時關司歛率頗繁商人苦之屬近甸亢旱後主宴北苑家明從登臺後主曰畿甸雨都城不雨得非懲市之間違天意歟家明乘談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後主大笑即下令除一切額外稅

馮延巳與其弟延魯及魏岑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鎮臨川日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翊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果巳

元宗優侍藩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書記至中

書侍郎遂相孫晟素輕延巳嘗曰金碗玉盃乃貯狗屎乎江文蔚因其弟延魯福州亡敗請從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宴進詩曰青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於屋壁道士惡晟以為妖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莊宗於鎮州莊宗以為著作佐郎性豪侈每食不設几案使侍妾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曰肉臺盤

馮延巳有謁金門春閨詞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

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挼紅杏蕋。鬬鴨闌杆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對曰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也。元宗悅

江文蔚

字君章後唐長興二年盧華榜下進士八人與張沆吳承範湯鵬范禹偁五人為學士後歸江南對仗彈馮延巳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一疏

江文蔚拜御史中丞坐劾馮相貶江州治紫亭恭

毋欣然就道嘗作詩曰屈原若弃高堂在終不

懷沙弔汨羅

江文蔚有賦聲其用事甚工天窓賦云一竅初啓

如鑿開混沌之時兩扉鯢飛類作化鴛鴦之後

又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

許疑函谷之丸封

韓熙載 字叔言北海將家子也舉後唐進士

投書所知曰釣大鰲者不投取魚之

餌斷長鬃者馬用割雞之刀又云腰有鞠而袖有搥口有舌而手有筆性好謔浪有拔贅太荒惡者使妓炷艾熏之俟其人來出而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宋齊丘凡建碑碣皆自為文命熙載八分書之乃以紙塞鼻曰其詞穢且臭又魏明嘗攜近詩謁之韓託以目病明請自吟韓曰耳聾加劇嘗時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後人盡文公小面而美髯者北乃熙載當時題志甚明文公肥而寡髯元豐中以文公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人不復可辨退之遂為熙載矣

韓熙載父為唐明宗所殺遂奔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因肆情坦率後房妓

妾數十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熈載獘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手板挽之就諸姬院乞食以為笑樂姬第側建橫窻絡以絲繩為觀覘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為自在窻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糅雜而淫熈載見趍過而笑曰不敢阻興及夜奔客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熈載亦不介意

嚴續僕射位高寡學為時所鄙嘗請韓熙載為其父撰神道碑珎貨外仍輟一姬潤筆韓納其請文既成但敘譜系品秩及薨瘞哀贈之典畧不道續事業續嫌之封還意其改竄熙載亟以歌姬并珎贈還之姬登車書一絕於泥金雙帶云

風栁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續自以少貴倦學群從子弟皆勵以儒業子孫舉進士者十餘人

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龍腦酴醿宜沉水蘭宜四絶含笑宜麝薝蔔宜檀

韓熙載有五宜說

韓熙載晚年奉使中原都絶知舊乃題于館壁云

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知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瀟瀟旅館秋歸來窗下和衣愁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歸舊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

頭擁將去又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舒雅 與伍喬張洎皆韓熙載門人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于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若書材糙澁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熙載喜受之 發光

地十地之一出華嚴書

舒雅嘗作青紗連二枕滿貯酴醿木犀瑞香散蕊甚益鼻根尚書郎秦尚運見之留詩曰陰香裝豔入青紗還與歌眠好事家夢裏却成三色雨沉山不敢鬬清華

伍喬廬江人游學廬山山中浮屠夢一大星人告曰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傾資奉之一夕見人掌自牖入有讀易二字喬因取易讀之後春試畫八卦賦喬第一

伍喬與張洎相友善張為翰林而喬通判歙州嘗

吟詩一篇戒去入曰俟洎遊宴時投之洎携門生遊北山僕者投詩云不知何處可消憂公退携壺郎上樓職事久參侯伯模夢魂長達帝王州黄山向晚盈軒翠綠水含春繞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洎為之動容翌日言於上召還為員外郎

孟賔于卜珓華山一年乞一珓凡六擲得上上大吉後果六舉及第自號群峯叟有詩百篇可號金鼇集

晉漢間孟賓于與李昉同擢第昉仕宋入翰林而賓于仕南唐為令昉寄詩云初攜書劒別湘潭金牓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詩句滿江南

初孟賓于獻主司詩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湖路九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主司見之自謂得之之晚其年中第後歸連上吉守贈之詩末句曰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

上渡頭船

潘佑 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為子乃生佑後主時知制誥

潘佑生七歲始能語謂其母曰兒誤傷白龍為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朝游滄海東暮歸何太遠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果以其歲死

潘佑與徐鉉湯悅張佖俱有文名而佑好直諫后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作艷曲歌之

佑應令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失淮南故云潘佑上後主封事有云家國愔愔如日將暮及金陵危劉洞爲七言詩大榜於路傍曰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愔愔日暮好沾巾初洞嘗以詩百餘首獻後主首篇乃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覽之掩卷改容

徐鉉字鼎臣十歲能文與韓熙載齊名時謂之韓徐自江南歸宋歷右散騎常侍弟

鍇字楚金時稱徐氏二龍方晉之二陸馬兄弟並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三萬鉉遇月夜霽坐中庭爇佳香一炷所親私號伴月香

徐鉉官海州蒯亮為錄事參軍多與往還未幾亮受代徐餞之詩曰昔時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事折腰尤忤俗人情老還上國風光薄貧累歸裝結束輕遷客臨流重惆悵晚風黃葉滿孤城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

林泉之事焉謚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爲勝事余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答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湖所乏之者知章耳焉有慚色

徐鍇年十餘歲群從宴集分題賦詩令爲秋詞援筆立成其畧曰井梧分墮砌塞鴈遠橫空雨久莓苔紫霜濃薜荔紅

徐鍇爲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由此銳意群籍

不復問家事常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爾宋師伐金陵城將破或夢女子行空中以巨篩篩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于難復見一貴人盛冠服墮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鍇死圍城中後王平甫和徙字韻詩云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圍夢墮空中徙謂此

楊鸞郎湯悅學士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悅責池人自少頴悟嘗見飛星墮水盤中擲而吞之文思日進

楊鸞嘗賦詩諷刺時事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

鶯聞者惡之

張佖淮南人後主朝內史舍人張洎為舉人時佖位已顯洎每求見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廝隸遇之佖怨洎入骨國亡俱仕宋洎作錢俶諡議佖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解乃得免

張佖有江城子二闋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面了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

問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

張佖知舉進士試天鷄弄和風佖但以文選中詩句為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螒天鷄鶾天鷄天鷄有二未知就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虫有螒天鷄黑身赤頭一名一莎鷄釋鳥有鶾天鷄赤羽周成王時蜀人獻之佖深歎服

張泌寄人詩曰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田合曲闌

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離人照落花

張泌陳喬之子秋晚並遊玄武湖時群鷗游泛泌子曰一軸内本蕭湘喬子俄顧卒吏云此白色水禽可作脯否衆議云張泌子半茎鳳毛陳喬男一堆牛屎喬子從是得陳一堆白鷗脯之名

劃死圖難著